

“中国的福尔摩斯”——探长欧光慈系列

一分钟

蓝玛侦探故事精粹

蓝玛/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一分钟

蓝玛侦探故事精粹

蓝玛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安徽文艺出版社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分钟蓝玛侦探故事精粹 / 蓝玛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4. 9

ISBN 7-5396-2468-X

I. 一... II. 蓝... III. 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9517 号

一分钟蓝玛侦探故事精粹

蓝 玛 著

责任编辑: 刘冬梅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0,000

印 数: 6000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468-X

定 价: 12.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MU LU 目录

99朵红玫瑰

1. 生日聚会
2. 清晨凶杀案
3. 青铜塑像
4. 电话铃响

死亡使者

1. 夜幕中的阴影
2. 一场死亡游戏
3. 夜晚移尸
4. 汽车走私案
5. 青花瓷瓶
6. 生擒凶手

1

1

4

21

25

28

28

31

38

45

49

56



华美楼之夜

楔子

1. 追查晚归人
2. 2号包间
3. 这张脸有些眼熟

新娘之死

1. 新房凶案
2. 凶手绝对是个熟人
3. 有口音女子打的电话

柳荫湖谋杀案

1. 假山后边
2. 女人是进城找人的
3. 不安分的进城人

62

62

62

69

75

79

79

84

92

99

99

102

122



雨夜幽灵

1. 他出现了
2. 302 室命案
3. 凶手是来找东西的

127

127

130

140

枫树桥命案

1. “糊涂神”之死
2. 康康娱乐城
3. 栗色长发的女子

146

146

150

155

无言的结局

1. 小煤厂凶杀案
2. 矿工生活区
3. 关玉来的婚事

160

160

171

178



4. 那个傻老头子

5. 库尔班垮了

心理危机

1. 天降的横财

2. 老太太被杀

3. 衣袋里的存折

4. 一辆白色车

小柳河疑案

楔子

1. 孙旺之死

2. 来生酒家

3. 迪斯科舞厅

4. 买来的媳妇苏小红

183

192

197

197

200

204

211

214

214

215

225

229

241



99 朵红玫瑰

1 生日聚会

小猴子领着她的男朋友上楼敲门的时候，魏文勇正纠缠着白婕要求接吻。白婕挣脱出来，说：“听着，文勇，我是小地方来的人，没有你们大城市的女孩儿那么开放，咱们俩还没到那个程度呢！”

魏文勇觉得很扫面子，便不言语了。

今天是白婕的 25 岁生日，小猴子提议搞一搞。白婕起先说算了，我们三五个姐妹吃一顿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小猴子认为不能这么马虎，她说：“那怎么可以？不行不行，今年你是双喜临门——房子租到手了，薪水也提上来了，我一定要给你张罗一个像模像样的生日晚会。你只负责买两瓶红葡萄酒，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好啦。”

小猴子是白婕在公司最要好的朋友，于是她就不再坚持了。白婕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亲戚，所以请的都是朋友。这其中魏文勇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位。当然还有成浩，但成浩还不能跟魏文勇相提并论。说心里话，白婕对魏文勇还是很有好感的，但是她没想到魏文勇会这么急巴巴地要求接吻，这有些出乎她的意料。看着魏文勇那扫兴的样子，她心里有些愧疚的感觉在涌动，也许自己太过分了吧。

这么想的时候，她过去给小猴子两人开了门。小猴子一眼就看见坐在沙发一角的魏文勇，哇的一声叫起来：“哈哈，魏文勇，你已经来啦。老实交待，你们两个关着门干什么呢？”

魏文勇起身接过小猴子手里的大蛋糕，长叹一声说：“随便你展开联想好啦，一男一女，关着门，你们说能干什么？”

小猴子和她的男朋友立刻爆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白婕红着脸瞪了魏文勇一眼，刚刚冒出来的同情没有了。不久成浩来了，马波也来了。最后来的是赖雯雯。

赖雯雯一进门就开始大叫：“嗨嗨，诸位，我今天买了一台数码相机，谁想照一张？”

成浩说：“那太好啦，我和白婕先来一张吧。”说着就拉白婕和他站在一起。

“别捣乱了，你。”小猴子推开成浩，“魏文勇，来！和白大美人来一张。”

接下来自然闹作一团，闹到最后是魏文勇替“白大美人”解了围。小猴子开始倒酒，成浩往生日蛋糕上插着蜡烛。“白大美人”的脸红扑扑的，眼睛里充满了幸福。

马波说：“各位各位，我给你们说一个黄段子吧，刚刚听来的，黄得真他妈的可以。”

魏文勇说：“少扯淡，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你应该学会尊重女士，懂不懂？”他瞟了白婕一眼，白婕正默默地望着他。他还想说什么的时候，门铃响了。

成浩扭头问白婕：“还有人吗？”

白婕从沙发里站起来，不解地说：“没有啦，该来的都来啦。”说着她走过去拧开了房门。

门外站着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捧着一大把经过精心装饰的玫瑰花，鲜红欲滴，仿佛刚刚从花圃里采摘下来。人们被这束夺目的红玫瑰惊住了，出现了短短几秒钟的静默。随即小猴子欢叫着

奔了过来，“哇噻，快给我，快给我。”她的脸被玫瑰花映红了。

送花人对小猴子很有礼貌地说：“我是礼品速递公司的，祝您生日快乐！”

小猴子抱着鲜花，朝白婕努努嘴：“不要搞错啦，今天过生日的是她。”

白婕可没有小猴子那么闹腾，她小心地问：“对不起，这是什么人委托你们送来的？”

速递公司的小伙子看了看单据，摇头说：“噢，委托人没有留下姓名，我们一向尊重委托人的意愿。”

白婕疑惑地和大家对视一眼，又问：“那你怎么知道这是送给我的呢？”

小伙子把单据递过来说：“‘收礼人’这一栏写得清清楚楚，您看看。”

白婕接过来看看，那一栏中的姓名、地址果然没有什么问题，她不再问什么，在收礼人那一栏签了名字，然后说了声“谢谢”，关上了房门。这时小猴子已经数完了数字，欢声叫道：“99朵红玫瑰，感觉上像个大情圣呀！白婕，想出是谁送的了么？是不是你大学里的那个老师？”

“不不，不会的。”白婕说。

是的，上大学的时候确实有一个老师喜欢过她。不过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那个老师现在在澳大利亚，早就成家了。

成浩说：“我估计呀，没准是一个暗恋着白婕的人。白婕你想想，你们公司有没有谁……”

白婕摇摇头说：“我没有这方面的感觉。”

马波说：“嗨，不管它了，有人送花自然是好事。谁给我送花，我做梦都会笑醒的——来吧来吧，我该点蜡烛了！”

谁也没注意到，没说话的只有魏文勇。

蜡烛点燃了，映照着每个人的脸，还有桌子上的美味佳肴。小

猴子关了电灯,大声说:“好啦好啦,白婕可以吹蜡烛了。只要蜡烛一灭,大家就跟着我合唱‘祝你生日快乐’,明白了没有?”

大家同声说“明白了”。白婕笑了,她依次看着每一个朋友,然后弯下身子,鼓足了气把蜡烛吹灭了。掌声响起。

也就在房间里变黑的一刹那,白婕“哦”的一声想了起来,送花的是他……

2 清晨凶杀案

“队长,你看这是什么?”警员小郝把死者口袋里的一张纸递给站在窗前的欧光慈,“好像是一张送货单据。”

死者叫江小川,自由职业者,现年28岁,新源里小区的常住居民。死亡现场就是他的家,一套两居室的普通房间。新源里小区是一片比较老旧的楼房,住户都是些老居民。发现出事的这天早上,四楼的姜婆婆下楼晨练,那时候刚刚5点过一些。她发现二楼江小川的房门半开着,当时就有点奇怪。6点锻炼完,去早市上买了点菜,回来的时候大约是7点的样子。走上楼时,看见江小川的房门还是半开着,于是便“小川、小川”地喊了两声。没有回应,老太太越发觉得不对,年轻人爱睡懒觉不假,却总不应该开着门呀!她轻轻地推门而入,一眼就看见了趴在客厅里的尸体。

老太太吓瘫了,此刻正在楼上躺着。

报案的是对门的邻居,姓娄。欧光慈带人赶到时是7时40分。现场比较完整,死者江小川手脚弯曲地俯卧在书柜前的地上。人是被一座二十多厘米高的青铜塑像砸死的,砸在后脑上。那是一座足球运动员带球前进的塑像,还算精致。现在那凶器就在死者不远的地上倒着。书柜的门有一扇半开着,有几本书落在地

上。技术人员和法医正围在那里搞相应的勘察。法医老周告诉欧光慈，死者的大致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9点至11点这段时间。欧光慈点点头表示明白。

他看着小郝递给他的那张纸，确如小郝所说，那是一张送货单据，准确地说，是送货单的第二联，这一联交委托人保存。送货内容：鲜花；收货人：白婕；地址：本市石门小区南区五号楼303室。送货时间是昨天。

“大马你过来一下。”他把大马拉到窗口，“这是小郝从死者身上发现的，应该有些价值。”

小郝转过头说：“你们注意，委托人那一栏空着。”

欧光慈说道：“对，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很显然，江小川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让人知道是他送的，这其中必有奥妙。他是不愿让收货人白婕知道呢，还是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

“我同意第二种可能。”大马道，“也许是怕别人知道，因为他不想让白婕知道的话，完全可以不送。”

小郝说：“对，大马说得对。”

欧光慈喃喃自语：“既要送花，又怕别人知道，很有意思。”他把那单据揣进口袋里。

大马问：“队长，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是去这个礼品速递公司，还是去找这个白婕？”

欧光慈毫不犹豫地说：“两处都要去，我想先去礼品速递公司问问——噢，小美回来了。”

警员范小美急匆匆地走进来，她说居委会的人已经领着她去看望了四楼的姜婆婆。姜婆婆说不出更多的东西。从她提供的情况看，最可疑的是这个房门，它好像那么开了一夜。

是的，从室内的温度分析也是这样，欧光慈一到现场就感觉到了，现在是初秋，天已经有些凉了。室内外的温度相差不大。他问：“老太太不要紧吧？”

“不要紧，就是惊吓过度。看，那个墙角还有一个滚落的西红柿。”

大马说：“显然昨天晚上有人来过这里，作案后仓皇而去，以至于连门都没关好就跑了。”

小郝和小美都同意这个说法。

欧光慈环视着整个客厅，自然看出了这里有过搏斗的痕迹。沙发碰歪了，墙角的一个衣帽架倒在了胸柜上，几件衣裳散落在地。胸柜上的两只酒杯也倒了。他让范小美把那个报案的邻居叫来，问对方昨天晚上9点到11点期间有没有听到这边有什么动静。那位姓娄的说“不清楚”。他说昨天晚上在看影碟，是一部枪战片。欧光慈让技术人员认真收集指纹线索，然后带着他的人马下了楼。

楼下有一个车棚，车棚里的一角有一个看车人的小屋。他们走到小屋前时，小屋里没人，居委会的人喊了好几声，才见一个老头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手里捧着两块烤红薯。

欧光慈让对方回忆一下昨天晚上的情况，问他9点到11点看没看见有人从那个门洞里出来。老头子说，昨天晚上他8点就下班了，是哑巴替换他的。欧光慈问哑巴在哪儿住，居委会的人便带着他们到了九号楼的一间地下室。可是哑巴正在睡觉，欧光慈想了想说：“算了，再说吧！”

他让居委会的人介绍一下江小川的情况，居委会的人也说不出太多，“听说这小子有点神通，认识一些人物。过去搞过皮毛生意，搞砸了，赔了不少钱。但是他一直干得挺欢，好像要做什么大生意似的。具体的我们就不了解了。”

欧光慈记下了这些，随即让小郝和范小美留下继续了解情况，他带着大马出发去礼品速递公司。

已经快9点了，没有太阳，天气有些阴沉沉的。赶到速递公司的时候，天上开始飘落一种似雨非雨的东西，很腻歪人。

他们出示一张死者江小川的照片给速递公司的人看，很快就

有一个办事员认出了他。欧光慈让对方谈谈昨天的情况。那位办事员想了想说：“昨天下午大约1点左右，这个人来了。他说他要给朋友送一束花，问我们这里有没有现成的花。我带他到后边选花，他就挑选了一些新到货的红玫瑰。”

“他当时的情绪怎么样？”欧光慈问。

办事员回忆了一下，说：“记不得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应该说和一般人一样。一定要说的话，他可能有些心事，问他话他有些走神。”

“你问他什么话了？”

“我问他委托人这一栏为什么空着。他说故意空着的。就这些。”从办事员这里只了解到这些情况。

离开速递公司，他们驱车直奔石门小区。

白婕不在家，估计是去上班了。

他们在楼下转了转，看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区，物业管理显得十分完善。后来过来两个保安，他们随便问了一些情况，保安说小区的管理确实很好。

大马问：“进进出出的人你们还能记得吗？”

两个保安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说：“那很难办到，我们是遇到事情才来处理。”

“有个叫白婕的，你们知道吗？”欧光慈问。

两个保安点头说知道，但仅仅是知道而已，这人究竟怎么样他们是不清楚的。欧光慈问：“昨天有没有人给她送玫瑰花来？”

一个保安说：“玫瑰花，噢，原来那把玫瑰花是她扔掉的呀！”

“你们说什么，扔掉？”大马追问。

两个保安拉着他们来到保安室，欧光慈、大马两人赫然看见桌子上摆着一大束鲜红的玫瑰。他们十分惊异，大马问：“这，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保安说：“这是我们一早在那个门洞的垃圾道前捡到的，多好的花呀，谁把它扔了呢？我们就拿了回来。”

这个情况比较意味深长。很显然，这束花十有八九是昨天送来的那束鲜花。欧光慈问保安这个小区有几个进出的门，对方说有两个。他们让保安带他们去门房问了问，其中一个门房有人记得送花的事情。

“那时候天刚刚擦黑，速递公司的人抱着花来了，是我给来者指的方向。”门房的人说。

“这么说你知道白婕的住处？”

“白婕？不不，我不知道白婕是谁，但是我知道南区五号楼，送花人问的是地址。”

欧光慈追问：“还有别的什么人来南区五号楼 303 室吗？”

“好像有吧，记不清了。”

收获就是这些，两个人开车上路后欧光慈说：“大马，你觉得这里边有戏，江小川给白婕送来这么一大把红玫瑰，结果却让人家给扔了。”

大马扶着方向盘，凝视着前方，“队长，我正在想这个事儿呢。很显然，白婕并不领江小川的情。是不是她没猜出是江小川送的？”

“不，没猜出是谁是不会随便把花扔掉的，你看那束花多好啊！我觉得她恰恰猜出了送花人是谁。”

大马点点头，“这么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嗯，可以这么认为。速递公司的办事员不是说了么，江小川办手续的时候似乎有些走神。我在想，他当时一定在捉摸什么事情。好了，晚上再说，首先要找到这个白婕。”

“现在咱们去哪儿？”大马问。

欧光慈想了想，说：“这样吧，咱们还回江小川那个新源里小区，了解一下江小川的社会关系。该排除的排除一下。”

不久便到了新源里小区，现场勘察已经结束了，尸体已经运

走。小郝和范小美还在，了解的正是江小川的社会关系。居委会的人说江小川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认识不少，但是他们只记得一个叫大栓子的人，并且提供了地址。此外，江小川在本市四马路还有一个姑姑，似乎偶有往来，也提供了地址。

他们告别出来，先去找大栓子，结果大栓子不在，据说是去天津进货了，大栓子开了一个摩托车修理铺。那个姑姑倒是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听说江小川死了，那位姑姑马上就哭了，她说这孩子心太大，迟早都要出事。所谓心太大指的是做买卖。至于怎么个“大”法儿，“大”到什么程度，姑姑也说不清。

“我劝过他，合适的时候和那个姑娘把婚事办了，他就是不听啊！你看看，现在……”

欧光慈敏锐地抓住一个线头，“慢点儿，您这里说的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姑姑眨巴着眼最终没能想起来。

欧光慈提示她是不是姓白，姑姑摇头说实在想不起来了。

下午，痕迹检验报告出来了。证实江小川的房间里发现了三种指纹，其中一种是江小川本人的，另外两种待查。其中之一出现在烟灰缸里烟蒂上和一只水杯的表面。烟灰缸里有两种烟蒂，一种是江小川抽的“红塔山”，另一种是“三五”。烟蒂和水杯是昨天晚上的，还是更早一些时候的，不好确认。另一种指纹分布得比较广，大凡搏斗过的地方都有，这无疑是昨天晚上留下的。但是凶器上没有留下指纹，只有江小川的两根毛发。

这里出现了一个疑点，凶手走得很慌张，以至于连门都没关好。可为什么凶器上没有指纹呢，被清除了吗？这不符合慌张的特征啊！

“记住这个疑点！”欧光慈似乎有某种感觉，但是一时又说不清楚。

傍晚下起了小毛毛雨，天自然黑得比较早。欧光慈和大马两人赶到石门小区的时候，白婕还没回来。他们就坐在车里等，直等到快8点了才见一女子打着伞匆匆向五号楼走来，估计就是她了。那女子进了三门洞，不久303室的窗户就亮了。

欧光慈说：“走吧，可以了。”

两个人下了车，直上三楼而来。敲门，开门，果然是那个女子。欧光慈问：“你是白婕吗？”

对方点点头，“你们是……”

“噢，我们是公安局刑警队的。”欧光慈亮了亮证件，“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可以进来吗？”

白婕让开身子放两个人进了屋。欧光慈觉得屋里的陈设很老旧，白婕说这是她租的房子，家具都是房主的。她给欧光慈、大马两人拿来矿泉水，然后在他们对面坐了下来。

“请说吧，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欧光慈拿出那张速递单据让白婕看。白婕看了看说：“这件事我知道，怎么啦？”

欧光慈问白婕可不可以抽烟，白婕说随便，欧光慈便点上一支烟，他说：“根据我们的了解，你已经把这束花扔到垃圾箱那儿去了，是不是有这回事？”

白婕迟疑了一下，点点头，“是的，有这回事儿，是我一早扔掉的，有什么问题吗？”

“那么好的花你为什么要扔掉？”大马问。

白婕笑了笑，“因为我不喜欢送花的人。”

“送花的人并没有署名呀？”欧光慈看着她。

白婕说道：“知道我生日的就是那么几个人，猜也能猜出来，这并不难。”

“他是谁？”

“江小川。”